



声场实验室第一次活动照片。



“兰州黄河大合唱”唱响黄河之滨。新华社照片

## 声场实验室 让普通人的歌声被倾听

兰州黄河边的路演现场，领唱的声音略显紧张，观众却依旧热情。围观的人们很快加入了领唱，开始集体大合唱。风和夜色一样温柔，黄河水拍岸东流，荧光棒与手机的闪光灯挥舞，氛围感在此刻拉满。这是兰州2024年暮春普通的一个晚上，领唱的人也都是普通的爱好者，但却让许多路人停留，“黄河大合唱”的视频也在微信朋友圈里流传。

在黄河之滨的多场演唱会，其中就有声场实验室组织的草根路演，发起人欣然和锐子是一对青年夫妻。他们都是上班族，利用周末和下班后的空闲演出。

### 3 为什么会执着于听一场演唱会？

人为什么会执着于去听一场演唱会？歌手韦礼安说，就只是为了一个东西——时刻。

在声场实验室的活动现场，这种“时刻”也许就是情绪共鸣的一瞬间。欣欣一开始只是喜欢坐在活动现场靠后的位置，听完整场就离开，“因为我其实当时觉得欣然哥和锐姐都很高冷，也不知道和他们说什么，所以听完就走了，不会有太多交流。”但是欣然注意到了这个每场都来的女生，在2023年10月29日的演出过后，他在活动群里@欣欣，夸她的新发型不错。其实在当天演出一开始欣然就发现了欣欣的变化，他说“眼泪刷一下就掉下来了，感觉自己确实陪伴了伙伴一段时间，还见证到了伙伴的变化”。在这次沟通之后，欣欣和声场实验室的距离更近了，她不再只是一个听众，而是成了义务管理员，会在欣然和锐子忙不过来时帮忙管理活动群。

小河也是默默关注声场实验室的伙伴之一。去年6月，他在朋友圈刷到了声场实验室路演的视频，被合唱的氛围打动，线下参加了在万达茂的专场。从那之后加了活动群，只要时间地点合适，就会去参加。他说：“很喜欢大合唱的氛围感，轻松又很感染人，所以平时也会和朋友、同事参与声场实验室的活动。”

锐子感觉每一场活动她都有收获，最直接的就是大家合唱时的感情流露，那是一种即时的反馈。后来锐子还收到了小伙伴的礼物，一次是有欣然和锐子照片的咕卡，还有一次收到了非常大的一个包，里面是一幅手绘的欣然和锐子照片。送礼物的女孩子不会画画，是把照片用矢量图的形式打印出来，然后一格一格去用颜色填满照片，做得很用心。收到礼物之后，锐子在想一个问题，自己何德何能可以收到伙伴们真诚的礼物？

答案或许就在锐子和小伙伴的收获里，情感在合唱中流动，氛围感提供的情绪价值是小伙伴们最想要的回馈。小河认为，“日常的工作生活中，情绪需要被管理，但是在合唱里，不用去想应该表达什么情绪，只用跟着唱歌，这样就很放松。”锐子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其实声场实验室的活动本身就是对伙伴们最好的回馈。

今年的5月2日，声场实验室成立一年了。这一年里，声场实验室抖音账号的粉丝数增加到了3.7万，也和伙伴们一起办过50多场路演。流量的增加，让锐子还是有种不真实的感觉，她相信“无欲则刚”。声场实验室想坚持公益底色，听到更多人的声音，和伙伴们一起唱歌，“想做的事情不变，就不会被其他的东西裹挟”。  
奔流新闻·兰州晨报记者 郑重

### 1 听到普通人的声音

提起参与活动的人，欣然更愿意叫他们伙伴，或者是朋友，最开始的一个活动群也叫做“Big family”。和朋友们一起唱歌，是欣然和锐子从大学时候就开始的爱好，那时候两人和同学一起组建了乐队，叫做“彩虹”，这种热爱延续到了现在的声场实验室。“去年有一段时间，感觉自己压力比较大，所以就会想要做点事情，来平衡生活。”正好他们两人的朋友也愿意参与路

演，自掏腰包、自己谈活动场地，拉着几个好友，声场实验室的第一次路演就这么攒起来了。

锐子补充了更多活动的细节，“第一次活动是在去年5月2日，应该是在兰州创意文化产业园，其实就是几个朋友，还有一个学生乐队，观众里面有很多学生乐队成员的家长。”但是从第一次活动开始，两个人都很明确声场实验室想要做什么，那就是“听见普通人的声音”。所

以报名路演的领唱只有两个必须的要求，不能是专业歌手，以及不跑调。

为什么只能普通人报名？锐子这样回答：“我们也曾经给乐队做过很精细的编排，也找过专业的歌手来领唱，但是我们发现这样的话，很多人就不敢上台唱歌了，所以我们也一直在做减法，想要离朋友们越来越远。”这样的做法效果很好，现在每场活动的领唱名额很快就会被伙伴们预约一空。

### 2 最后排的人也在用力地唱

关于“听到普通人的声音”，声场实验室的义务管理员欣欣对一件事记忆深刻。“去年人还不是很多的时候，会有开放麦的环节，现场的每个人都可以来唱歌，我记得就有一个大叔上来唱歌了，虽然他唱得不是很好，但是声场实验室本来注重的是普通人的感受，大家有可以一起唱歌的地方。那天大叔很兴奋，唱得也很开心，效果很好！”欣欣是大专院校老师，上班地点在兰州新区，周末休息时，不管声场实验室的活动在哪里进行，她都会去现场听歌。

也是喜欢唱歌、听歌的普通人给了欣然和锐子坚持组织路演的力量。“去年开始路演以后，一周有时会办两三次，我们平时也要上班，所以对精力、时间上的消耗都非常大，但是当时也没有太多积极的反馈，就感觉非常迷茫，欣然还哭了。”但之后不久，在兰州中心下沉广场的一次路演带来了更多的伙伴，最后唱《送别》的时候，锐子看到大家自发地打开手机的闪光灯当作荧光棒挥舞，即便是站在最后一排的人也在用力地唱，把手机举得很高挥舞着，锐子说这其实就是他们的初衷，也是最大的收获。“Big family”也发展壮大，现在声场有10个活动群，义务帮忙的小伙伴也有了17个人。

前不久，在黄河边的一场路演出圈，吸引了更多的人关注声场实验室，更多的普通人加入了大合唱。锐子看着近水广场上黑压压的人群，十分担忧大家的安全。欣然更是向争抢荧光棒、推搡女生的人发了脾气。说起这些，两个人相视一笑。“我们都是普通人，当然就会有普通人的缺点与情绪。”锐子说。



▲欣然(左)与锐子在路演。

▲小河在2023年七夕节专场拍摄的照片，当天有小伙伴策划了求婚。

▼声场实验室在兰州万象城活动现场。本版照片除署名外为受访者提供

